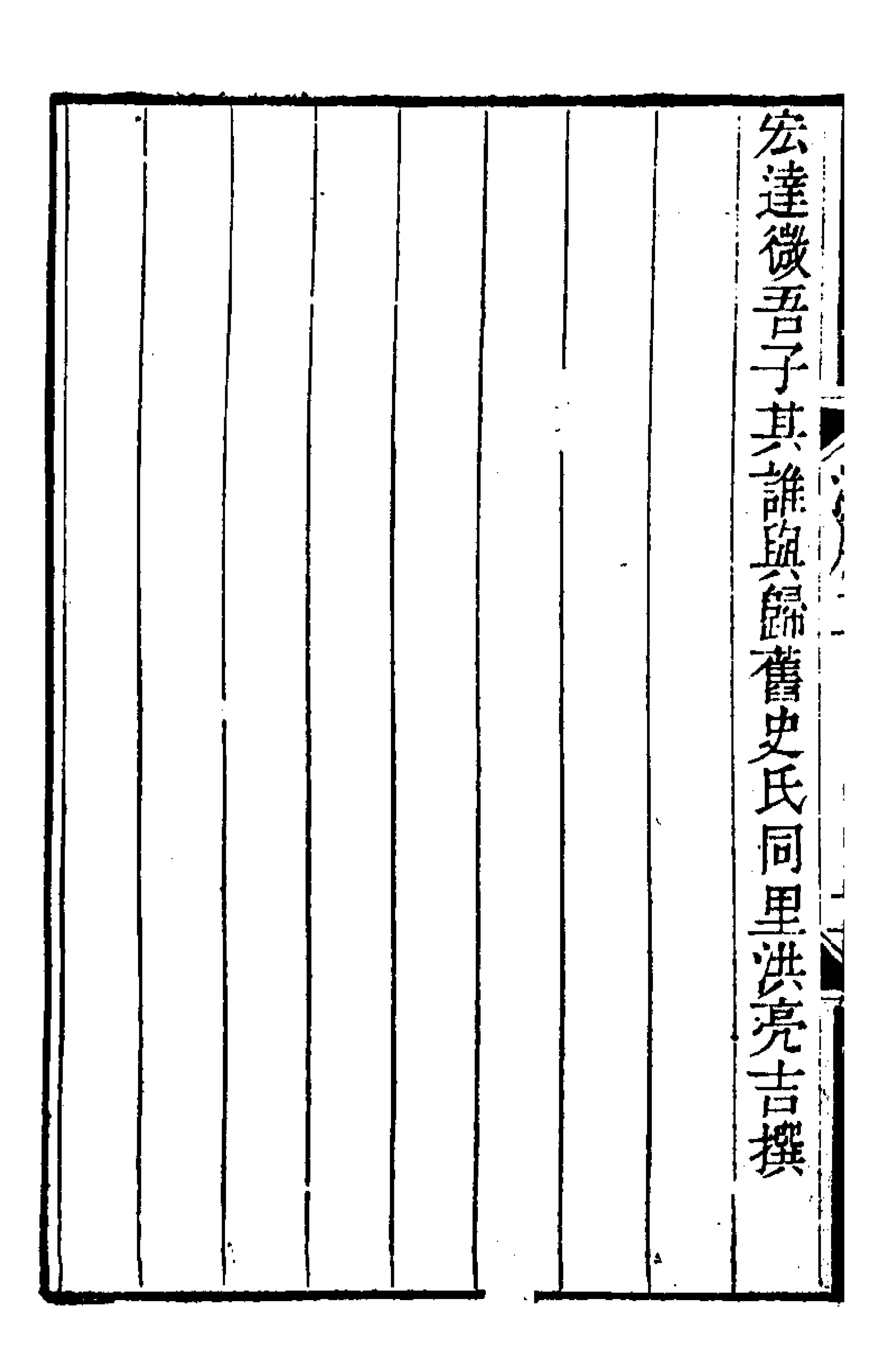
讀通鑑綱目條記

蓋自涑水鑑古修一十六代之長編紫陽踵事纘一百卌年之筆前承學之士仰如日星矣昔劉永濟□戰國以下習鑿齒紀漢晉之間姚康統史託始開闢柳璞長曆斷自紀元此溫公之嚆矢也譙允元蕭穎士則排擬馬紀鄭攷孔公裴光庭司馬貢請天子修經諸臣作傳出汲郡之竹書續河汾之僞史此又朱子之權輿也夫三千餘年之紀通之實難四十一家之錄存者蓋寡而古史書秦紀大夫晉紀書葬我皇帝皆以貌同心異取譏史通侏儒一節其餘可知文

是質非稍趨甌脈理固然也綱目之作方之偉矣然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璧不能無瑕雖一字之成皆非苟然而其間牴牾往往而有漢唐立子前後殊辭莽據竊官彼此異罰義卒混尊卑之等列討擊乖服畔之恒經此編次猥繁勘會之難也地名犹道乃誤狄爲秋泐因敗死乃訛敗成敗弑殺以形同致混解戒以音近而訛此又刋寫失眞校別之難也夫揚榷往葺貲盡懷抱尚友前哲奚取諛佞與廷珍糾繆纂誤之作劉子元疑經藏古諸篇斯亦尙論之興

要此書之前驅矣至于搜覽所周考及注家揮斥華
衡唾點煌焯地志天官朝典家乘遺章斷句靡不綜
究則又圓靈曜夜有孔必照神犀在渚無微不呈者
也方當
國家之隆懷瑰負異發揮文章者絕特前古二三君
子希風作者若杭氏之然疑王氏之商榷錢氏之考
異趙氏之劄記莫不家握靈蛇人探禹穴吾子挾斐
然之志騁追風之足將見俯軼流軫仰範昔軌以此
歷石渠上承明誦汾河之委策探崇山之隧簡大雅


宏達微吾子其誰與歸舊史氏同里洪亮吉撰

古之學者秋學禮冬讀書書卽今之史也楚語曰教之春秋以聳善而抑惡教之世以昭德而廢昏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葢皆讀書之事也內則序幼學之次始于誦詩而不及書書葢與計數方名並而習之所謂日知所無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卽朱子教幼學者日記故事之義今之史足以彷彿乎書者其通鑑乎綱目之作則又合世志春秋而爲一者也今之學者葢亦童而習之矣然簡冊煩重疏漏之失固所不免讀者往往憾之武進李子述來僑籍元

和予視學浙江時所取士也工于詞章涉獵甚富而流覽無倦所纂次綱目條記分枝振葉實事求是益以磨礪古人發其晶瑩且誌其少日之所服習思與同志之士講非趨是更集其益是其用意與矜才後博輕詆好勝者固殊爲有明陳氏伯載武進人也著集覽正誤數百條張英公見而亟稱之且爲之授梓以傳世昔人之樂善而公諸人如此李生其鄉人也予雖不足以仰希英公而以是書較正誤所得則不啻什伯之矣此予之所甚幸見之而樂爲之序者也

嘉慶壬戌冬、月儀徵阮元序

述來幼奉庭訓早游文學稍辨句讀即涉獵目胸所疑滯旋求疏通師友所誨日以盈積非敢抨擊古人肆論目睫葢以疑疑爲信毋取同同相從日力所費竊願無忘所能辨之弗明庶幾就正有道云爾

集覽諸書因事旁及雖無與本篇不宜多濫而研尋訂正博奕猶賢程子讀漢書未嘗輒遺一字蓋蛾子時術積小高大之意也

所見諸本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本 他本訛文不可勝校惟據此本傳誤之字辨而列之

元本 但有集覽無發明書法等考異則附于各卷之末版式甚精雅字跡之誤校他本十減五六惜所見者僅十數卷耳

明正德福州本 此御批本所自出

明嘉靖本 與福州本相類而訛字較多

明萬歷本 集覽質實往往移易次第

明陳仁錫本 大書亦有訛字脫字諸本中此爲最下

李述來私記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首

武進李述來紹仔

朱子序例

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亦頗采以附于其間

按温國之書材取浩博綱目之作體尚謹嚴大書以明義分注以盡事凡所記載已忝筆削羅如之旨按簡可得白黑之睹存乎其人夫春秋

經世議而不辨左言右事惟取實錄若更列商
榷自作詮解既不應經法亦深乖史裁所謂義
理雖長失在繁富凡屬此類頗謂可捐又所旁
徵之說自兩書而外程子語錄呂氏唐鑑參家
數事而已與頗采之語亦不相應

凡例

統系　漢晉之間魏吳晉三大
　國凡十六年
按蜀亾魏魏踵晉承魏域與吳分覇不當云三大
國

名號　秦漢以下曰帝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詞今不用惟注中或因舊文

按春秋辨爵葬悉稱公既從臣子之辭亦取順文之便至于序書虞從帝號夏首王稱固三統之殊施亦一時之口熟炎劉以降雖文質之道有異于前而從宜之禮豈間于古況兩漢廟號尙列帝稱魏晉已降多稱宗祖葢亦風尙所趨可覘世變既非義理所關不妨斷代爲典若必易彼恒辭盡從往制徒令駭目詎謂慊心全書于漢以上多書帝晉以下輒書上儻亦覺其未

安遂沿舊刪而凡例前定未及更張汪氏考異必執此繩彼非通識也

即位　凡正統繼世曰太子某即位

按建儲之始已書其名則即位之時但書太子即已共了無事再出其名徒爲贅複加既書立后某氏則尊爲皇太后尊爲太皇太后俱可蒙前簡不更書氏也惟僭國立子不書則嗣世之初當依此例

又　凡不成君者其初立用死國以下例

按死當爲建

廟葬　國亾身廢守節不移而國統尋復者則有其故號而書廟

按有當爲從

篡賊　凡事義不同者隨事異文如呂后廢少帝幽殺之之類少帝本非孝惠子特呂后所自立而殺之故不得以弑書若少帝眞當立之人無可廢之罪則婦人之義夫死從子況天下之主乎雖其主母亦不得免弑君之名矣

按呂雉所立二主均稱少帝後所立者或非劉宗前之所尊居然惠出今推馬班之紀並云張

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此如後漢孝和本
出梁貴人而章德據爲巳子趙宋仁宗母曰李
太后而明肅視如所生美人固孝惠後宮何得
云此子非安陵遺育自唐人沈旣濟有孝惠巳
歿子非劉氏之云遂遺斯惑不知沈氏徒張虛
論寧免濫詞特筆所譏宜衷于實蒙竊欲更呂
氏四年以前大書少帝四年以後乃繫野雞庶
幾裔胄得明眞僞無紊謹志私義俟來哲焉餘辨
詳呂氏
元年

征伐　凡書敵于敵國曰滅之于亂賊曰平之

按書敵二字有誤書或當作克

罷免　凡就國貶左遷亦依罷免例分三等罪疑則姓名在上罪著則加有罪字無罪則云遣某人就國貶某官某爲某官左遷某爲某官

按就國左遷載筆甚尠以貶書者無慮累牘雖有此例都不承用遂令枉直同貫褒貶貿惑所未喻也　辨詳唐會昌五年

又　凡欲殺而釋之者欲治而覺之者當誅而不

果者

按此條語勢未卒簡末蓋有脫文

朱子答趙師淵諸書

綱目看得何如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

綱目能爲整頓否得留念幸甚

通鑑綱目次第何如有便幸逐旋寄來

按此數條云續成云次第知是書朱子弟引厥端緒徵言考事悉屬訥齋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

看過否巡幸還宮當如所諭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詳告之却三例中畧見其意也

按隨事筆削不可拘例斯言至要可當圭臬以此知凡例所列特粗舉皮毛心之精微非言可喻後之執例以繩見文者皆截趾以適履買櫝而還珠也又一語之合一義之勝勤勤懇懇如恐弗及咸受之量斯爲宏深而訥齋所就處頗

恐不副千慮古人不見此此謂安窮
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
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
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
按此所列思精慮密取博用宏能如所言便當
排突涑水而跏齋所成就往往因陋就簡假令
九原可作定恨此志不從蒙竊不自揆嘗欲依
倣義類顧省缺遺而齟齬猥多更張幾半恐以
狂愚之譏取怒觀者遂爾息心僅創通鑑一編

校其乖合至于大書分條皆予一字一句指究

疑窒無敢妄議增損空參褒譏庶幾闕如之義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

也

間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某今此

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

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

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某衰朽殊甚次

弟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褁了𨚫亦是一事也

按此則知朱子于綱目一書非惟未及手綜并亦有未經目涉者則知蒙所掇拾特以小補𧙗君之漏非敢直操朱子之戈

尹起莘發明序

其間或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

按尹氏發明都無心得徒掇拾舊聞因襲常解多存糟粕益以榛蕪時或直取曩籍掩爲已有

發明著論毋與劭氏嘗見大同小異而輒不著其義之所本唐大中十二年李元伯等伏誅條下則直襲范氏唐鑑之說此所云云頗與實乖又指論始終多牽成敗毋遇禍福輒云果報尤爲俚淺無與通方　考著書時代發明蓋在書法之前而自來刊本皆繫于後亦爲失序

劉友益書法凡例

帝王例　繼世而書襲位者變例也

按朱子凡例明云胡亥書襲位從其本文非莽變例也

皇太子例　漢以下書太子某卽位其不書名者變例也惟唐世例書太子卽位其書名者變例也

按漢唐殊文謂典章沿革當依時代耳太子卽位千古常經于漢稱名于唐從畧于理何也未免沿彼焉烏郢書燕說矣

誅殺例　不爲無罪不可書殺者曰斬

按書中言斬多承捕擊爲文葢因語勢所宜不闕辨罪輕重

又、凡罪書有罪者今罪也書以罪者昔罪也

按有罪以罪亦從文便無分今昔

大臣例　隋唐具官爵者皆美甚者書謚

按謚非生者之稱不宜加薨卒之上朱子之論至明且嚴凡書謚者皆是失刪

臨幸例　凡釋奠太學及幸孔子宅書詣其書幸者變例也

按朱子凡例凡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其太學書幸乃是未及遣一　亦非變例

朱夫子篇首自序雖有正例變例之分然其二例

之中又各自有正變不可不知也竊嘗反復參究輒以所見分爲十類

按朱子變例之云特謂厥事非嘗非例所御非謂一例之內頗有差殊大造流形羌無模範皐陶斷獄允當則斷卽事斟理萬變無方肄首不能紀巧歷不能算權度精切實在于斯若必多設科條巧求一合此獄吏比斷之任非君子逆志之道也

書法凡例後跋 劉桼

先君子綱目書法成馮君

子羽自國學錄示朱子凡例無不脗合但立后例某人下獄例畧有異同而先君子歿已二年矣按乘午多端非徒二節益一則懸虛而觀理一則撫實而徵辭固不侔也

書法序　賀善

或者以是書爲門人之作又或以爲未脫藁之書何如曰皆非也何不觀綱目篇端之自序乎夫子固曰輒與同志取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括矣且如尙書集傳止曰訂定豈肯奪門人之名以爲已作哉若以爲未脫藁者則又

不然夫子之修綱目也書成之歲僅踰强仕非晚年之絶筆也是後二十八年修書者復九皆在綱目已成後安有書未脫藳而遽及他書耶書未脫藳而可謂之通貫曉析如指諸掌耶

按朱子答趙幾道手書反復再四綱目非自成之書并非已成之藳固已明白萶序與凡例乃經始時施手之章程非卒業後開章之領要貿氏疎于考據遂致滋此浮言

朱子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注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睹諸掌

按論事理則有例所不能該之處論文勢亦有例所不能拘之時據凡例以正訛謬是也執凡例以繩異文非也此汪氏之蔽也

王幼學綱目集覽序

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邃或句讀疑難讀而值之訓故弗明理辭窮蹟未免澄疑繹味鄭重覃

忠

按注書之難自古言之杜征南顏秘書號博雅

世猶或摘其舛駁王氏未窺通鑑無論全史乃

欲索途于冥蹬海以酌笑怪不辨帝虎妄改金

銀又其所集在共了之說則連狂不休涉稍僻

之典則禁口弗舉于前數卷頗復汎濫泊乎末

簡寂無數端將非意存充卷不在實獲

徐昭文獨目考証序

新安汪氏考異多所究與惜其未精也輒不自揆

反覆訂定補漏正誤

按徐氏之書大概同于汪氏間有論難無關體要雖稍補其未備實不免于重儓

陳濟集覽正誤序

資治通鑑全書二百九十四卷篇帙浩繁人不易致故學者多讀綱目

按通鑑繁而易明綱目簡而多晦辭繁就簡乃是避明趨晦也自昔如此悠悠柰何

毋見集覽于綱目不易曉處當釋而不釋者甚多

欲別爲一書通載詳注而力衰目昏不能著筆

按集覽雖夥無所取材別爲一書斯言甚當事體雖大然已有胡氏尊其先路補苴攟摭蓋亦非難并可援箋疏體裁爲分注修其漏畧庶幾綱目之功臣

馮智舒質實序

典故遺漏處一以元儒所著五經箋之備載者隨篇而釋之郡邑缺畧者一遵 本朝所頒一統志之詳悉者依類而附之

按所據乃止兩書而兩書又皆陋謬不堪之作
無惑乎其疎舛也況復披擇不審詮次無章乎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一

武進李述來紹菘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目　任章問爲桓子曰無故

按通鑑原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此較原文省八字而文義蹇晦不如仍原文

又　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惟輔果在

按原文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此特而分其地四字遂令惟輔果在句與上文不復相貫

又 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

塗廁下刪去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一節則左右欲殺之何藹然不知所謂 史裁取簡括要使字省而意理已盡耳倘簡而不達何取于簡分注中諸刪潤舊文處可省而不省者頗多而往往省其所不可省將以此書懸諸日月則文以載道輪轅亦烏可不飾非斷絕小文掇

爲巨謬也今郎第一條下舉似數端以後凡字

何小疵不一一縷指

又　胡氏曰　云云　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報仇

其心未可知也

按人臣出萬死爲故主報仇郎智伯有後豈非

義士胡氏之論昧于理矣　致堂管見多是不

度時勢横生意見分注中往往詳引之決非朱

子意也今惟舉其顯繆是非者正之

集覽　孫桓子與齊師戰衛將敗

按春秋明云敗績非將敗

又 縶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按此錄杜預注而皆字失刪彼是合曲縣言之

故曰皆也 集覽文埋疵謬多此類今亦舉此

二條以見例餘凡詞何之謬皆不細摘

又 蔡皋狼皋狼趙邑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皋

狼

按趙安得有蔡地戰國策吳師道注曰 漢志

西河郡有皋狼縣 又有藺縣蔡蓋藺字之訛謝

城在今永寧州西臯狼城在州西北

又、汾水汾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管岑山東南入

并州即西南經絳州蒲州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

按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此正義之文也戰國

策釋地曰今汾水至榮河縣北入大河去安邑

百餘里中隔涑水正義所云特順文生訓耳非

其實也酈道元曰洚水灌平陽未識所出括地

志遂云洚水飛泉湧注可接引以北灌平陽蠡

尖閣伯詩引梁書韋叡傳云汾水灌平陽洚水

灌安邑斯爲得之又曰洚水并可灌平陽汾水并可灌安邑見水之害溥則亦爲曲說洚水北逕平陽百五十里合城西之汾水而遠取五十里外之洚水豈第乖于情事即立言不已儇乎蓋汾洚二字上下悞次史記通鑑遂仍之耳然洚水據酈注取載源流甚短亦不足以灌安邑考通志洚水出洚縣西南橫嶺山乾洞伏流盤束地中而復出經聞喜縣爲涑水西流逕夏縣又西逕安邑故安邑城在縣西二里又西入猗氏下流入

于河盡涑水上流即涑水古時或通名之可灌安邑者殆謂此也

又　屈侯鮒屈姓也名鮒

按通鑑胡注屈晉地鮒盖封屈侯此以屈爲姓則侯字無着

發明　春秋之列國君臣之事無徵不錄豈有如此之春秋

又　天王稱子見卑屈之意

天子即天王也穿鑿無理

又　敗秦于棫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之世擯斥不通

按棫林之役考春秋所書左氏所載秦未嘗大創也秦晉所以久不交兵者史記明言晉六卿强欲內相攻是以秦晉久不相攻又定公時秦又救楚敗吳謂終春秋之世擯斥不通亦失攷

諸疏釋通鑑之書發明最夥駮今亦舉此三條以見例餘惟與考異書法等有互相出入者閒及之

癸王十五年

集覽　商紂之國鄭元曰商國在泰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古商國也

按此言紂都朝歌若鄭氏皇甫氏所說乃契始封之商也

質實　泰華二山名

按此只指華山對少華言曰泰華何得遠及泰山

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考異　據卷首魏斯趙籍韓虔稱晉大夫此田和上漏大夫字

按田和遷其君田和求為諸侯已屢見于前不書大夫蒙上之辭非漏也

十七年秦庶長改弒其君

集覽　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

胡注曰此言河西非西縣也河西者黄河之西盡漢梁州之地按胡謂河西非西縣是也謂河

西爲涼州則未是涼州爲今甘肅地是時秦尚
未得義渠安能至涼州當是泛指雍河之西耳
古所謂河西有三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兗
河之西也魏獻河西地于秦謂自鄭濱洛以北
至上郡雍河之西也漢武帝開河西斷匈奴右
臂秦本紀惠王游至北河北河靈夏州之黃河以其在秦之北故謂之北河自北而西即西河套晉開運元年分注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按漢之河西五郡于時未屬契丹此河西只指塞外大河東行南向之西也爲今之甘肅金城河之西
也宋文帝元嘉十一年赫連昌叛魏西走河西侯將格殺之胡注此河西五原河西也此又

一河西也唐元宗天寶五載安西副都護高仙
芝破小勃律還至河西胡注此河河西自馬河西
也自安西西出拓厥關度白馬河是時安西節
度治龜茲城此又一河西也又晉孝武帝太
元元年秦遣兵擊涼州分注遣苟萇梁熙將兵
臨西河質貢西河未詳處所案晉之西河冀之
西河也秦之西河雍之西河
也逾蘭州河而西爲涼州　古所謂河南有
三河南曰豫州一也蒙括擊匈奴取河南地謂
今之河套二也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故乞
伏乾歸稱河南王漢書文帝紀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
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宣帝神爵
元年趙充國奏毋驚動河南大开小开胡注皆
種羌在河西之河南者晉乞伏氏跨有涼州河
南之地張駿據河西因南趙之亂收河南地至

帝隆安元年河南鮮卑吐秣等皆附于禿髮烏孤胡注云此金城河之南也三也唐僖宗中和二年以朱玫爲河南都統胡注朱玫時自鎮邠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至蒲津一帶此又一河南也周世宗顯德二年德州刺史張藏英擊破契丹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胡注謂胡盧河之南此又一河南也古所謂河東有二河東曰兗州主豹處河西與此河東相對一也秦將王以王賁爲河東守河西曰冀州與此河東相對卽魏之河東也據陝西而言則謂之河東據燕京而言則謂之山西二也古所謂山南有二信陵君書山南山北大行之南也唐山南道通志北據商華之山華山之南也嶺南亦有二晉安帝隆

安二年南涼收嶺南五郡胡注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質實以嶺南爲嶺嶠之南而又以五郡爲河西五郡則禿髮之地南至廣東北至甘肅矣苻堅末姚萇收嶺北乃九嵕山之北而洪池嶺之北亦稱嶺北唐嶺南道則五嶺之南也　古所謂南陽亦有三左傳晉于是乎大啓南陽此河內修武太行山之南也大河之北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魯以泰山爲界泰山之南也史記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此即今之南陽府嵩山之南也胡氏

以爲莿山之南濮水之北

烈王二年

綱　魯魏伐齊

按通鑑魯伐齊入陽關魏伐齊至博陵自是兩事今併爲一條乃是二國合兵伐齊矣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集覽　禮十邑曰都

按所引不知何禮

五年

綱　韓嚴遂弒其君

目　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并中哀侯

按此皆仍通鑑之文考史記六國表韓烈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其君刺客傳嚴仲子事韓哀侯與俠累有隙索隱曰太史公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按俠累韓廆是一事戰國策高誘注曰韓廆俠侯累也蓋傀卽廆字累與傀又聲之轉也韓嚴弒哀侯則別是一事

但判客傳哀侯字誤耳或是後之無識者據國策文之亦未可知觀策有韓廆走而抱哀侯數語史記皆無之則索隱以此事屬判侯累不以此事屬弑哀侯也謂史公之意欲使兩存失史公之意矣通鑑當依六國表韓世家正之乃兩用史記國策之說使一事分隸兩處是溫公之疏綱目仍之則亦誤矣

戰國策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皆以烈侯爲哀侯此後人致誤之由也按世家判侯累之

後烈侯倘在位十年哀侯被弒懿侯即立聶政所刺若是哀侯安得復以許異爲相乎哀爲烈之誤無疑也竹書紀年云韓山堅弒其君哀侯世家云韓嚴弒其君山堅與嚴亦音之轉俱不云嚴遂蓋聶政所兼中者是烈侯非哀侯中者蓋傷而不死弒哀侯者是韓嚴非韓遂綱所書宜去遂字目宜通削去

顯王三年秦敗韓魏之師于洛陽

集覽　今河南府洛陽縣

按水經注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又長澗水出太華山側北流注于渭水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史記河渠書注徐廣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漢書溝洫志師古注洛水即馮翊漆沮水又地理志云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則此洛與伊洛之洛别此所謂洛陽當指雍之洛非指豫之洛觀顯王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七年秦魏戰于少梁石門少梁並在馮翊此時秦晉

交兵未至河南也通鑑胡注于此處亦誤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

集覽　石門在石隰二州

質實　石門在平陽府解州東南

按胡注引水經注馮翊雲陽縣有石門山是時秦晉交兵多在雍州界胡注爲得

七年秦伯卒

質實　一統志云巴秦之郡名云云本朝改爲重慶府黔中秦之郡名云云本朝改爲常德府

按秦之巴郡明保寧順慶夔州重慶等府皆是

而崇屬之重慶秦之黔中明辰州常德澧州永

順保靖等府州衛皆是而專屬之常德皆非也

質實毋取明一統志依文直錄不問其與所注

本文果合與否于歷代沿革毫無干涉者動輒

累紙以後如此比比者甚夥不能盡詰也

八年衛公孫鞅入秦

集覽 雍扶風雍縣也以有東殽西漢南商北居

庸四山之所擁翳

按所謂漢者不知何指居庸安得在雍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

集覽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相排批也亢拒也謂

敵人相亢必須批之

正誤 批亢亢本喉吭字婁敬云與人鬬不搤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此言批亢謂擊其要處

按亢對背言則亢爲喉亢此對擣虛言則亢當

訓拒如索隱解且婁敬言是與人鬬解鬬豈宜

搤吭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邱

集覽　陵觀在兗州境廩邱地里志兗州有廩邱縣

按東周之地安得至兗州胡注云當時邑聚之名更無所考

二十七年

案史記是年齊宣王元年通鑑與史記不同而考異不載其說未詳所據後滑王元年放此

按此不知是汪氏考異之文抑朱子所自注也

戰國策釋地曰戰國之事自當主史記而言孟子書所稱梁襄齊宣魯平滕文等類多後人所傳益不無譌誤子長非不見孟子書而于噲之役易宣爲湣必得其實所謂因秦紀表六國時事者也通鑑下移宣王十年以合孟子然孟子伐燕燕畔並宣王通鑑則伐燕爲宣燕畔爲湣仍不合矣通鑑據王元年載孟子文並及燕人畔云云蓋以類附之非謂燕畔即在此年也胡注云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國已相率畔齊恐非

二十八年　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

曰　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亦大發兵使太子申

將以禦齊師

按史記去韓而歸下有齊師既已過而西矣蓋

齊師自阿鄄趣大梁涓還軍將扼之于境上而

齊師已過因隨而擊之遂爲減竈所誘也刪齊

師已過而西句則下文龐涓行三日及暮至馬

陵情事俱不明晰

集覽　馬陵徐廣曰在魏州元城東南十里正義

曰虞喜志林云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

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在此徐說非

按鄄城今濮州元城今大名縣馬陵道在元城東南十里按濮州境故鄄城東北本一地也正義又云涓去韓而歸齊師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是也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不知此時涓非自韓還歸乃是邀齊師于鄄阿間不過而歸也自東阿至鄄二百里而入馬陵若自韓還歸至元城而後尾齊師則已至馬陵矣何云龐涓行三日至暮乃至馬陵乎若云

齊師亦道汴州外黃則迂回巳甚非直走大梁矣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

曰　胡氏曰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巳

按吳氏此此語必有訛脫集覽以未害爲二字絶句不復成語正誤以未害爲合下六字爲句亦與下文況字不屬

三十五年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質實　徐州見唐昭宗景福二年泗州彼注云泗州禹貢徐州之域春秋爲徐子國漢初爲東海郡云云

按此徐州非九州之徐史記索隱徐音舒即薛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說文作郐郐在薛縣是也正義曰徐州齊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東平縣

愼靚王五年秦伐蜀取之

集覽　司馬錯田完之裔完爲齊大司馬後因氏

焉

按陳完為工正不聞為大司馬且司馬錯非完後并太史公自序未之見邪

赧王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

集覽 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正義曰南郡枝江故城是輿地志歸州秭歸縣東有丹陽城

按如所引則丹陽凡三處乃不復定其何者為是按胡注云枝江之丹陽去郢逼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謂丹陽在漢中又因

下交遂取漢中意度之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
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上東至析入鈞水
其水盡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
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既敗秦乘勝取上
庸路西入以收漢中耳

四年蜀相殺蜀侯

考異　據後書秦誅蜀相莊則此當書蜀相莊弒
其君

書法　不書弒失國之君也

按綱蓋誤仍通鑑之文考異正之是也書法曲

說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集覽注息壤云云

按正義曰息壤秦邑名足矣此乃詳說荊州永

州之息壤質實又加詳焉可謂不憚煩矣

八年趙使胡服騎射

質實　黃華山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林

慮山

按正義謂黃華黃河側之山名也是時趙王方
畧地至雲中西北窮邊塞之境何緣轉入彰德
腹裡

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

集覽　黃棘正義曰在房襄之境

按胡注班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云縣在棘
水之陽若房襄二州之境則入楚境太深胡注
爲當

十四年秦韓魏齊伐楚取重邱

集覽　地里志平原有重邱縣在冀州城武界

質實　重邱在東昌府東南跨茌平界

此重邱一在冀州一在茌平楚境安得至此胡

注引呂氏春秋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荆夾沘而

軍章子夜襲斬唐蔑于沘水之上水經注沘水

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邱意重邱即茈邱也

按沘當爲比漢志南陽郡比陽縣應劭曰比水

所出即此

十七年

綱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河渭絶一日
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目　引秦襄公于池之言及周冣蘇代說孟嘗君
之說及蘇轍古史論
書法　按通鑑是年不書三國伐秦而于十九年
書齊魏韓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
與魏封陵以和綱目十九年無所書而書三國伐
秦于是年本史遷也
發明　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日錄皆無之說

嗣有異說邪

按發明旨說不足辨書法以爲本史遷亦未得其實今附考于後　史記于此事頗多紛舛于魏世家哀王二十一年（當周赧十七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赧十九年）秦與我河外及封陵以和韓世家襄王十四年（赧十七年）與齊魏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齊世家湣王二十六年（赧十七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此

皆與六國表合而表于韓襄十六年再書與齊魏擊秦一外也秦本紀于襄昭王十一年赧十九年書五國攻秦至鹽氏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而于九年赧十七年無所書二外也孟嘗君傳以爲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秦不書其年年表于赧十六年書薛文入秦十七年書薛文歸相齊秦紀則昭襄九年當赧十七年書薛文來相十年書薛文以受金免則赧十七年孟嘗乃相秦無緣與五國攻秦三外也據世家則赧十七年三國軍

函谷十九年始罷據年表則十七年三國伐齊十九年再伐秦據秦紀則惟十九年三國伐秦溫公之意大約以如表說三國再伐秦則與世家及秦紀不合如世家之說三國暴兵函谷三年于當日情勢有所不能且三國來伐之年世家表紀各異而割地之歲則彼此皆同意三國之史或虛張其詞而秦史得其實故不從年表世家而從本紀畧其相差之二年而并歸十九年

按楚懷王入秦紀與表亦相差二年表在秦昭襄八年楚世家同秦紀則在十年逼鑑所

以不從紀而從表者紀年有定若移後二年則于楚頃襄年數少其二也

正是舍國策而用史記也史記孟嘗傳取之周策博異聞耳于秦策公子池之說則不載此是史公之卓見若綱目此條乃是專取國策劉氏以爲從史遷失之矣　又綱目據世家繫三國伐秦于此年亦無不可但并割地繫之此年則顯與史違失所據矣　又秦紀書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實六國其攻秦通鑑則去中山意謂中山方衰微未必能攻秦也按是年趙主父傳國少子何世家年表均無伐秦事宋亦微

弱未必能攻秦似宜據世家年表并去趙宋二國　劉河東三城以和此亦本國策按紀表世家皆但言封陵武遂不云三城吳師道國策補注曰三城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不知其何所据也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集覽　石城地里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相州林慮縣

按此條是史記正義集覽引之偶脫正義曰三

字耳胡注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城耳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集覽　地志潁川有鄢陵縣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率道縣南

按此是襄州之鄢城非潁川之鄢陵集覽並列之非也

又　西陵即夷陵也徐廣曰漢屬江夏括地志云

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按以西陵爲郎夷陵是巳夷陵在荆州忽引徐廣說及括地志則又是黃州之西陵也集覽子考核地理處冐無主張但遇地名相類者即一槩列入往往如此

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

集覽　華陽在鄭州管城南

質實　華陽秦之縣名未詳處所

按吳師道國策注云正義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戰國策釋地曰涇陽華陽皆其稱號未必其封邑秦紀昭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二十一年涇陽君封宛四十五年葉陽君悝出之國一作華陽則涇陽封在宛華陽封在鄧非在密決矣

五十三年楚納州于秦

集覽　州徐廣曰楚邑名今南郡州陵縣括地云

密州安邱縣東三十里古州國也

引徐廣說是巳又引括地志則非

五十五年坑降卒四十萬

目　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

按又字當是凡字之誤

五十七年趙公子勝如楚乞師

集覽　脫穎而出穎鋒鋩也言猶錐鋩銳上突然

而出

按此穎字當从木从頃集韻云錐柄也謂亓柄

俱脫然而出故云非特其末見而已若以爲鋒

穎則與末何異